

百年骗局

——揭秘全球恐慌的真相

皮诺·阿拉基 著
李凯旋 王佳妮 译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骗局:揭秘全球恐慌的真相/(意)阿拉基(Arlacchi,P.)著;
李凯旋,王佳妮译.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 1

ISBN 978-7-5162-0205-0

I. ①百… II. ①阿… ②李… ③王… III. ①诈骗—鉴别
IV. ①C91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1866 号

图书出品人:肖启明

图书策划:刘海涛

责任编辑:逯卫光

书名/百年骗局——揭秘全球恐慌的真相

BAINIANPIANJU——JIEMIQUANQIUKONGHUANGDEZHENXIANG

作者/皮诺·阿拉基 著 李凯旋 王佳妮 译

出版·发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100069)

电话/63055259(总编室) 63057714(发行部)

传真/63055259

http://www.npcpub.com

E-mail:mzfz@npcpub.com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16开 787毫米×1092毫米

印张/19.5 字数/270千字

版本/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3-8629

书号/ISBN 978-7-5162-0205-0

定价/48.00元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一位世纪伟人的两大灵魂：战士和国父

——纪念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

我认识纳尔逊·曼德拉，我不止一次在私下里见过他。他身上的三个闪光点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第一点是他的个人魅力，如马克斯·韦伯。只有非凡的领袖才具备这种神奇的，高深莫测的天赋。围绕着他的强大气场令人窒息，只有少数真正了解他的人才不会被其所伤。曼德拉是天生的领袖，当然他本来也是部落的王位继承人。他有着贵族的教养，他慷慨大度，无限包容，有时接近他会被其最简单的纯粹而让所有人都卸下防备，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

在1997年到2002年我在联合国任职的这段时间里，我几乎见过全球所有伟大的人物。但只有两位，仅仅当我走近他们的时候才会产生某种奇妙的感受。一位是纳尔逊·曼德拉，另一位是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曼德拉的个人魅力不在于他是政治和军事领袖，而在于他是一名倡导者，世俗中的宗教领袖，他能够善言善行，把美好的信仰体现在优秀的个人品质上。记得1999年，在约翰内斯堡度过的那一晚，在消除了种族隔离制度

以后，与曼德拉一起战斗的战友都成为了第一届政府的部长。他们中有人经历过牢狱之灾，有人曾被折磨，有人身患残疾，有人看到自己的孩子、父母、兄弟被狂热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屠杀。曼德拉却鼓励他们去宽恕和原谅那些刽子手，劝说他们不要去复仇，甚至也不再去寻求公正。

“你要求我们做的根本不符合人性，我们难道应该原谅手染我们亲人鲜血的人？”“是的。是我请求你们做出这样的牺牲。”对于他的朋友和战友们的质问，曼德拉这样回答——简短而决断。他坚信他的同伴们能够理解他的任务是统一南非并建设一个不会植根于仇恨的国家。

无论是反抗生涯还是作为国父，在曼德拉的丰功伟绩中，原谅、赦免、宽恕无疑是最难的，也是最有争议的。我们不知道在他逝世以后这个理念还能被坚持多久，但我们可以确定他是惟一一位能够让这一理念被接受的人。

第二点深深震撼我的是他的温和。长久的折磨通常让人的心变得冷酷和漠然。但曼德拉与常人不同，27年在狱中的苦难扩展了他的基本的人性尺度，不仅能够包容最顽强的敌人，也准备好了去违背最亲密的战友的意愿：“我的一生不但与白人的独裁做斗争……也与黑人的独裁不相为谋。”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曼德拉没有怨恨，但这并不是因为伦理或信仰，而是基于他的个性品质，他随着时间成长为完全不同的人。曾经执拗愤怒的曼德拉在1962年被捕，使他那些肤浅的追随者们丧气失望，然而正是牢狱生活塑造了他的温和与包容。

曼德拉曾是国家非法武装反对派的灵魂人物。他曾经煽动非洲人国民大会放弃甘地的传统，接受游击战，恐怖破坏和不流血的冲突，认为这些是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必要手段。当时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就已有不少人警告过这位头脑发热的年轻人，在积恨很深的制度体制下以暴力对抗暴力很可能会把国家引向万劫不复的武装战争中。

在一次较为私密的会面上，我提出了一个有些挑衅的问题：“左翼游击战将终于何处？”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曼德拉跟我讲述了一个极为矛盾的行径。我们那时在纽约，那天早上曼德拉还作为荣誉嘉宾出席了联合国大会，在他被所有人称颂的同时，他说他的同胞们正在抱怨他和图图主教参与了劝解人们宽恕的任务。

“你可知道我的部落姓氏的意思是带有不同观点的巴斯蒂安？^① 我的主张从60年代开始就与主流思想相悖，因为武装冲突是用来结束一个体制的。”曼德拉变得很认真，不再是平时那个笑话连篇、风趣幽默的人。“直到现在，当我的同僚们不愿翻过历史的篇章，想要复仇的时候；当他们被蒙住双眼看不到南非命运的时候，我仍然逆势笃行。”

这就是我忘不了曼德拉的第三点：他的政治天赋，让他能够两次抓住准确的时机。一个战士或者一个军事将领，一个加里波第^②或者一个切·格瓦拉，永远都不会成为政治家。万神殿中的龛位一人一个，因为每个人只能活一次。

直觉告诉曼德拉，南非不会走其他非洲国家在五六十年的反殖民之路，虽然反种族隔离制度之路基本上是和乎的，而且通过武力威胁白人殖民者来警告他们：如果发生武装冲突他们将会失去所有，但这不是一条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道路。

长久的牢狱之灾不但没有打垮曼德拉，反而让他获得了威信，拥有了战略眼光，甚至成长为一位影响世界的世纪伟人。他颠覆过去的老套路，与敌人斡旋，通过法制选举而不是流血让敌人缴械投降，这是只有纳尔逊·曼德拉才能够最终完成的事业。

皮诺·阿拉基

2013年12月5日

① 带有不同观点的巴斯蒂安，是指在一个党派中观点和态度都不同于主流思想的人。——译者注

② 朱塞佩·加里波第，意大利将领、爱国者、民族英雄，献身于意大利统一运动，被梁启超称为“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译者注

16/全局概览

18/种族屠杀的减少及其之间的差别

21/20 世纪下半叶的发展

23/和平的缘由

25/反原子弹的里根与戈尔巴乔夫

26/未实现的条约

30/要传达的信息

33/战争在中国历史中的边缘化

36/西方的弱点

40/中国与东亚诸国的“文”“武”及不扩张主义

45/和平的 600 年

48/有悖常理的预言

52/未发生的灾难预言

56/谎言的编造
60/北约在科索沃地区的非法干预
66/导弹威胁的骗局

71/文明冲突
77/文明内部的冲突
83/巴尔干地区种族仇恨的幻象

91/什么是恐怖主义
93/恐怖主义在政治上的无影响力
99/一个不存在的威胁

107/犯罪的文明化
112/毒品市场的衰落
116/数百年来暴力活动的减少
121/20 世纪更加暴力?
126/从种族灭绝到正义

134/战争的控制下
138/和平的版图
142/战争的终结
144/内战的减少和死亡人数的下降
149/不对称战争与犯罪战争

156/罗斯福的世界政府

163/从冷战到黑社会式保护

172/20 世纪 90 年代的“和平之幽灵”

177/本·拉登拯救了战争党

179/欧美之间安全战略之不同

188/学习的过程

190/和平的曲线

194/早期战争

199/人性的可塑性

204/病态社会

208/大灾难与小数字

211/和平的猿猴

216/军人的病态心理

219/不要杀戮

228/民主和平及其局限性

235/民主化浪潮

240/冷战与伊斯兰恐怖主义

244/冷战后国际局势的缓解

247/殖民主义、战争和奴隶制

254/道德进程和殖民主义的结束

262/政治版图的确立

270/世界政府和战争禁令

275/欧盟的典范

279/世界议会

282/三种格局

285/美国金融危机和欧亚的解决之道

1

2

● 引 言

大骗局制造或夸大各种类型和各种规模的恐惧感，强化了我们对自身的恐惧感，把对某种充满威胁和不稳定性的现实的恐惧与对某种充满灾难和退化的未来的恐惧感混在一起，传播开来。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和平的力量，稳定团结的力量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力量变得胆怯，失去勇气；为了触发最原始的防御机制并使我们收起保护自身权益的最为珍贵的吊桥；为了使我们陷入宿命论的陷阱，丧失对未来的信心。

这是一部关于战争、种族灭绝、种族大屠杀、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等最严重的暴力行为的实务探讨著作,其中也不乏对暴力行为在当代呈现不断下降趋势的分析与思考。这亦是一部对骗局的反思录。时下,恶势力如脱缰野马般横行无阻,我们成了这场不断升级的骗局的牺牲品,并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愈发混乱的时代。而这骗局之所以令人迷惑,正是我们面对那些滋养了恐惧感并在这个星球的各个角落播撒了哀伤的毁灭力量时所产生的错觉。

研究那种极端的暴力行为,诸如战争和种族大屠杀等,就等于同灾难以及制造这些灾难的力量展开较量。这并不是夸大了研究活动的作用。暴力的根源和发展都是极易被感知到的,和平与团结也是如此。

从人类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从《圣经·旧约》的可怕世界至今,我们从未停止过对大规模暴力行为——它没有给我们一丝喘息的机会和一丝必要的精神力量去反抗——的思考。我们同样思考过关于非暴力的力量,但少了些坚定和信念。整个领域,目前被宗教与道德,还有战争研究,或者说对西方发动战争方式的研究所占据。

对促进世界和平、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团结的力量的思考,一直处于幼年期。仅仅在最近几十年才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才终于开始思考改善群体性安全的问题,把康德这位坚信和平的可实践性的西方哲学家的支离破碎的、颇有预见性的思想重新整合起来。

但到了这一步时,一个障碍物出现了。这个形似巨大操控装置的障碍物,规模空前且不为人所知,还配有极为复杂的意识调控新工具。它是一个由媒体、政府、安全部门和武装部队,但主要是由美国所主导的巨大骗局,不断地炮制出一种非常强大的负面情绪——恐惧。这种焦虑的情绪笼罩在全世界的每条新闻、每条信息和对事件的每个认知上。但同时,这又是一种人为的、免费的情绪,它和真正发生的事件只有微小的吻合性。恐慌情绪的制造意味着谎言的蔓延,谎言把我们置于防备状态,让我们感觉自己比实际要脆弱得多。

这个大骗局是一个反动操控装置,它制造出的怪胎只存有令人不适的“异己性”,所引起的致命威胁只是启动了颠覆固有平衡的程序。比如,自从全球稳定发展并走向繁荣以来,上升中的亚洲被捏造成了焦虑、动荡和冲突

的发源地；关于中国军队现代化的数字屡被夸大，蛊惑人心的意图在于激起对所谓“企图”征服全世界的中国的恐惧。

这个大骗局忽略大量真实的证据，凭空地捏造出了在中国、印度和日本之间存在可能再度爆发战争的风险。以文明力量出现的欧盟，从未感觉到任何力量的威胁和侵犯，倾向于非军事途径解决国际危机，一直在寻求合作和多边对话的道路，却被贴上了逃避全球“治理”和逃避在严重危机中使用武力的责任的标签：在欧洲的维纳斯和星条战神之间存在着虚假的二元论。他们还要欧洲人努力把欧洲不足 GDP 2% 的军费开支翻番，以随时应对暗藏在角落中，却从未具体出现过的大动乱。

在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可怕危机之后，大复苏的俄罗斯，摒弃了黑手党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带着多边和平合作的纲领重返国际政治舞台。这被大骗局的大佬们发觉了，他们将此视为一个独裁政权，并声称对国际体系构成了威胁。媒体的操作可谓大获成功，因为无论在欧洲的左翼还是右翼中间，“抨击普京”都成了一种时尚。普京最初集俄罗斯总理和总统于一身，在 1999 年开启了——真实的还是猜测的并不重要——专制的游戏，登至俄罗斯权力之巅，并在 2008 年夏天的格鲁吉亚危机中触到了自身权力的顶峰。

这场“抨击普京”的运动，纯粹受由来已久的反俄罗斯情绪影响，但也受到了大骗局和移居海外的俄罗斯黑手党的恶意蛊惑，同时也得到了他们在资金方面的支持。当移居海外的俄罗斯寡头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别列佐夫斯基在西方媒体的采访中控诉俄罗斯政府的恶行时，环绕在其头上的殉道者光环似乎不言自明了。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犯罪组织的最高头目，在欧洲的媒体中，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反普京的流亡者”，一个为了在自己国家建立民主体制而斗争最后却惨遭迫害的人。你们想想那个逃到巴黎的托多·列那^①，声称自己是遭受政治迫害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并因此获得了巴黎当地媒体的信任。

“抨击普京”对那些不了解俄罗斯历史的人而言，可谓一项负有盛名的

^① 与意大利黑手党关系密切，近年来被怀疑与意大利法官乔万尼·法科内和保罗·博尔塞利诺的谋杀案有关。——译者注

娱乐活动。在叶利钦主政 10 年后,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时,前苏联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被美国保护的国家,一个由俄罗斯权力集团与“美国佬式”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在一种以奇怪耦合状态下所统治的国家,他们在几年内便给俄罗斯造成了比 1941 年德国入侵时大得多的损失。寡头的魔掌已经通过史上最大的阴谋攫取了个国家一半的财富——通过和政府串通,在一场纯属抢劫的行动中收购了俄罗斯那些最大的企业。^①

这个黑手党资本的大部分利润最终通过超大规模的资金再循环,转而投入西方银行温暖的怀抱。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 90 年代末至少有 2 亿美元。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俄罗斯的 GDP 减半;贫困人口(从共产主义时代的 2%)增至总人口的 40%;凶杀、营养不良、酗酒、自杀和疾病使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降低了 4 年。^②

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多次访问过俄罗斯,看到了一个被蹂躏的大国,屈辱、腐败、债务累累,对西方充满了愤怒和失望。

俄罗斯在最近 10 年里令人意外地重生了。它按照以资源和国家利益为基础进行调控的模式,进行了大规模重组。没有重整军备(直至今日),没有依赖海外私人投资,也没有多边金融机构的帮助。我亲眼见到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礼貌地拒绝了世界银行行长给予的贷款优惠,也见证了 GDP 年均超 6% 的增幅对居民生活水平和人民精神状态的影响。

石油价格的上涨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坚定地维护民族利益的政府,恐怕石油换来的美元都已成为助长腐败和资本外逃的利器,又损害了 1.5 亿俄罗斯公民的利益。

只有大骗局的推动者们才会惊诧于普京在俄罗斯高达 70% 到 80% 的支持率。当然,也不难理解大骗局推动者的亲密的表兄弟们——地缘政治理论“心脏地带”的追捧者们——面对他们死而复生的病人时的愤怒。

布热津斯基、奥尔布赖特等新保守派的先行者们曾一度尝试趁共产主义垮台之机,一举把俄罗斯从世界地图上抹去。他们的战略源自 19 世纪初

^① Pino Arlacchi, *La mafia imprenditrice: Dalla Calabria al centro dell' inferno*, il Saggiatore, Milano, 2007.

^② Pino Arlacchi, *La mafia imprenditrice: Dalla Calabria al centro dell' inferno*, il Saggiatore, Milano, 2007.

伟大的学者和地缘政治家麦金德的一段名言：“谁统治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大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大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从冷战到2008年格鲁吉亚危机，正是这条战略线索激发了大骗局的诸多“灵感”：阻碍欧洲与俄罗斯和解，通过挑起分歧和事端阻止欧亚的政治粘合。美利坚的麦金德主义者们的长期目标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俄罗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欧洲与俄罗斯的联合体。^①

这种立场已经在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有明确表示，它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即防止因任何力量的上升或欧亚力量的联合而挑战到美国的优势地位。

没有大骗局的帮助，这个伟大的麦金德计划过去不能实现，现在也不能实现。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实际上已经对欧洲表达了足够的合作与交好的诚意，也表达了不计前嫌——即“冷战”——的意愿。但这并未表现为华丽的措辞和政治外交的烟雾弹。俄罗斯联邦已经解散了红军，常备军力量缩减了80%以上。近些年来，他们用于国防的经费比例相较于GDP在持续负增长，只有核武器库还维持在最低效的状态。

但是，新保守派以及受他们影响的公众目前对俄罗斯的解读是，不论现在还是将来，这个国家永远是敌人！这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无关，而是一种存在于传媒领域和军事领域的严重的恐俄罗斯症。此外，没有任何原因能解释这个恐惧症。为此，我们还为格鲁吉亚危机提供了避风港——在基本事实都站不住脚的基础上，凭空制造出了一个敌人。

如今的俄罗斯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时期，面对数个地区脱离联邦和其影响下的东欧共产主义体制垮台等事件时，并未作出反击行动。把俄罗斯刻画为世界安全的一大威胁，声称其是帝国主义的驱动器和反西方的动力，把北约推进到它的边界上，在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建立反导弹系统进行挑衅，教唆并武装与其接壤的国家如格鲁吉亚与之对抗。这一切都意味着，用我们的钱建立起的大骗局已经开始运转了。

北约存在的理由是，苏联的护卫者即红军的势力已经超越了厄尔巴岛。

^① “心脏地带”理论最早由哈佛大学的麦金德于1904年提出。参见 Halford John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in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XXIII, 1904.

但是红军已经不存在有 20 年了,而北约却依然屹立不倒。中国军队 50 年前就撤离朝鲜了,但美国军队依然驻扎在朝鲜和韩国之间的非军事区域内。而在此期间,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几个月前,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访问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之间的普通商业航班已经启动。现在对于美国来说,不正是宣布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关系应该以恰当的方式解决,并且已不再是关乎西方切身利益的问题之时吗?

面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数十年来的下降趋势,美国再次开始渲染与伊斯兰文明冲突的骗局,把一个独立事件即 2001 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毫无底线地夸大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甚至将此与世界第四次或第五次大战相提并论。

在全球的社会文明和多元且宽容的思维方式取得进步的同时,民主作为共同生活的方式和政治体制也获得了胜利。面对这些发展,威胁“西方堡垒”的幽灵——由移民中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极端政治分子、热衷暴力和攻击的人们所护卫——活跃了起来。

欧洲各国政府一直在移民所引发的犯罪问题上很苦恼。这个骗局在于,它忽略了最明显的事实:无论在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还是其他地方,暴力犯罪的数量都在下降,而且移民与暴力犯罪的增长也并无相关性。这场骗局借助了多种传媒工具,推动了对外国人犯罪的集体恐惧感的增长,并使人们对美国现实中最近一批移民的暴力犯罪指数下降的研究结果保持沉默。

大骗局制造或夸大各种类型和各种规模的恐惧感,强化了我们对自身的恐惧感,把对某种充满威胁和不稳定性的现实的恐惧与对某种充满灾难和退化的未来的恐惧感混在一起,传播开来。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和平的力量,稳定团结的力量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力量变得胆怯,失去勇气;为了触发最原始的防御机制并使我们收起保护自身权益的最为珍贵的吊桥;为了使我们陷入宿命论的陷阱,丧失对未来的信心。

意大利著名记者吉安·保罗·潘撒的一番话令我印象深刻,寥寥数语却鞭辟入里:“每天早晨的日报阅览,成为我入行数年来的一种职业习惯。但是,如今这一叠叠报纸令我感到焦虑,我不想打开它们了,因为不愿意去

感受那更深的恐惧。”

不论在政治、知识、伦理还是在经济领域都有一种全球性的右翼，它依赖于我们的自私和自我保护意识。它激活了这个地球上混乱和无序之幽灵，想要盗走我们前进的能力和解决世界上大问题的能力。而此时，我们恰恰拥有大量的资源可以来面对这些问题。人类如今有能力面对各种挑战，而在过去这些挑战只现身于乌托邦政治王国和人道主义的梦境里。

我曾在联合国的上层部门工作过5年，如果说我从处理世界的矛盾纠纷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没有人类自己制造出的问题自己却没有能力解决的。

生产力的进步，使得只用全世界GDP的0.1%或许就可以消除人类古老而又屈辱的痛苦——饥饿。只要每年投入3000万美元提高农业生产力，持续几年后，全世界8.62亿人口的营养不良问题将得到改观。这点付出对于全世界的富豪们来说，可以说是九牛一毛，以至于他们恐怕都感觉不到。

再也不需要只用社会主义来消除贫困了——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只要回顾一下历史上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或者只需要对不幸的人们的痛苦有一丁点儿同情心。欧洲社会民主政权曾用那种同情心来驯化资本主义，把贫困降低到最低限度。在国际范围内，这种同情心还促使各国首脑在2000年批准了一项全球备忘录，计划在2015年前使全球贫困人口减半，并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初级教育。如果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乌托邦能够成为现实，那么这些富国的公民们应该已经意识到，这个项目只要他们省点儿军费开支再加上少量的金融交易税费便足够了。

要达到这个目标，除了资源，还有两样东西也是必要的：一是解决问题的信心，集中精力对准目标；二是铲除最主要的障碍物，尤其是这个大骗局。

大骗局会阻碍进步，因为它损害了繁荣与文明进步之关键，即长久的和平。长久的和平建立在宽容与合作的基础上，而不是强权统治之上。从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中关于世界GDP的发展数据来看，和平时期或者战争的潜在爆发期，都是集体财富的大增长期。世界上拥有非暴力道德观和宗教的国家与地区，很少发生战争，文明也发展得更快，根基也变得更深。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对欧洲文明的优势，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因于那里几乎没有发生过征服战争，并早在基督福音传出的500年之前就对战争“嗤之以鼻”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真理，但由于大骗局——正在被逐步揭